



古村井塘

◎王庆德



青州市王府街道井塘古村 付生 摄

你去过井塘吗?

井塘是古的,是石头垒成的。

岁月染出了她古艳的美,刚硬酿成了她纯朴的风,如一首古典的乐章凝固在玲珑山东麓上。屈指算来,已是五六百年了。

明初是一个大迁徙的年代。井塘的先人在颠沛流离中,遥遥地看到一座挺拔秀丽的山。山峰七窍玲珑,山下树木葱郁,山坡上有祠,祭祀着逢公。他们就在此安顿下来,依山筑屋,沿坡开荒,在东沟的山脚交汇处凿井,有井,就有了生存的根。

井凿至三丈许,水汨汨而出。穿石做了井口,井侧筑了石塘。水自井入塘,塘溢入河,清清澈澈,昼夜不息。这井和塘连在一起,就成了村的名字——井塘。

看井塘古村也是要从这里起始的。

如今的井口不知是第几代,依然一块整石凿而成。绳痕如眉,深深地刻在井沿上,又深有几寸了。井旁凿了石槽,水是常满的。经过日晒,水变温了,宜于畜饮。“日至夕矣,牛羊下来。”这里便是羊欢牛叫,鞭声脆响和人们说笑的地方。

井台对面有关帝庙,庙前是古戏台。传承了多少年的子弟班,每年正月初三开台,

锣鼓铿锵,丝竹悠扬,在这里唱上三天大戏,演绎那些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。从古戏台向上望去,石头垒成的房子,一家高起一家,一直摞到山脊。两条光滑的青石街,从井台南北两侧,分别越过仪凤、青龙两座石桥,向村内、也是向山坡蜿蜒上去。这两条长街又分出了许多小街窄巷,左支右出,方折圆转,不见端倪。大街小巷,宽阔窄窄,一律青石铺就,几百年来,人们用鞋底打磨得油光锃亮。

那青石板的古韵是诱人的,内涵是深沉的,踏在青石板上行走,脚轻轻的,就如寻一个长梦。

石街深深,寂静而悄然,正遐思渺远的时候,不期然会有一堵石墙挡在前面,似乎此路不通,可转过墙角又豁然开朗,石街继续延伸,望不见尽头。日洒金辉,石街青光耀耀;一阵骤雨,刷去飞尘,那石街就可以照出人的影子来。朗月当空,石街如银,是无物不容的空灵;而我最喜欢的是薄云笼月下的石街,那苍茫有着浓浓的禅意。

石街两侧是高高低低的石墙,石墙上是大大小小的平台,平台上是一座座四合院。石为巷,石为墙,石为屋。不用泥巴,不用石灰,更没有水泥,干碴到顶,笔直,板平。二三百个四合院,院院都围石头墙,家家都是石头屋。有的整个院子就一两块石板。风雨岁月,石头泛出包浆,茫茫苍苍,圆润可人。院院有树,家家种花,杏花未罢,桃花争开,满院光鲜,间或探出花枝,迎着行人。榆树高过了屋顶,串串榆钱,可观可食,那是春的美味。几株古槐尤惹人注目。根,盘曲如龙;干,半立半枯。那枝叶仍生机盎然,直要长到天上去。

然而,这茂盛着花木的古街里、石院里,已没有多少人家,人们多已搬出,留下了这院和墙、树和屋。有的房子还完好着,屋前的石阶静静地躺着,圆圆的石磨、方正的石槽蹲在院中;有的只剩屋墙兀立在那里,不知兀立了多少年,经历了多少风雨,依然不倒,不斜。这况味,似乎是一种执着和不舍,抑或是一种永远的思念,扯不断的留恋。

这里地处东坡,只可观日出,不能看夕阳,背阴得很。隆冬三九,冰天雪地,到山脚下担水,便是一件难事。一旦滑倒,那水桶便从高高的石阶上一直滚到山脚。时代变了,生存条件也跟着变化。人们陆续搬到了向阳的地方,屋顶上的茅草也换成了红瓦。

这里就只剩下搬不动的石街、石屋、石墙,还有空旷的院子。

层层叠叠的石头院子组成了古村,好的古村又是一个偌大的石头院子。

清末民初,兵荒马乱,土匪蜂起,打家劫舍,无恶不作。这时村民吴光祖站了出来,成立民团,带领乡亲硬是用石墙把整个村子围了起来,小院连成了一个大院。炮楼把住路口,用土火枪、大刀长矛,打退了土匪的进犯。如今村南还屹立着一段石围墙。村民们指着石墙,向游人诉说当年的激烈。

历史上还有让井塘自豪的事情。明朝中叶,井塘出了一个樵夫仪宾——吴琼。

这一年春天,青州城里的衡王为三郡主招亲,大宴宾客。吴琼卖完柴,凑到衡王府看热闹,也跟着在宴会上吃喝起来。这吴琼家里是穷了点,可也念了几年书,人长得也不俗。他那健壮的体魄,饱满的精神征服了三郡主。衡王拗不过女儿的倔强,樵夫成了衡王的东床。衡王有钱,在井塘盖起了仪宾府,修了东西三条街,又把南北街向北延伸,一直修到了青州城,修进了衡王府。这不是模拟《红鬃烈马》杜撰的故事。你走进井塘,乡亲们会热情地引你去看前街、中街和后街,还有仪宾府的对门和石狮子。他们为有樵夫仪宾而光彩,山村樵夫也让王孙公子艳羡了一回。

你或许没有想到,井塘还有更让人艳美的东西。

古村身后的玲珑山北麓有白驹谷。白驹谷的石崖上刻有北魏大书法家郑道昭的摩崖书——“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。此白驹谷”。十九个径尺大字,用笔方硬凌厉,沉着苍劲。郑道昭的字堪称北碑之祖,在山东留下了几十处摩崖刻石,然,大字无过白驹谷。康有为赞曰:“白驹谷之体,转折点画,皆数笔成一笔。庄严雅重,美于观望。”受了郑道昭刻石的影响,今又遴选二十世纪名家书法近百帧,楷、草、篆、隶四体皆备,刻于石崖之上,成群星拱月之势,这琳琅琅的刻石,举目可睹,驻足可赏,正合了当地对白驹谷的俗称——字峪。

井塘宁静而悠长,需要虔诚地读,仔细地品,才能感受先人的智慧和艰辛,体味那朴拙与悲壮,让心灵在感慨岁月、沉思往昔中得到升华。

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贺第五届

中华诗人大赛

◎刘树亮

海岱青州聚众贤,泮溪湖碧水涓涓。
富公拂力挽兵事,修老文宗擢政坛。
忧世忧民匡社稷,良师良相做清官。
归来堂上易安女,词调婉约动九天。

[双调·水仙子]

贺第五届中华诗人大赛

在青州开幕

◎张恩勤

文人墨客聚青州,清照词研鼓劲头。
东夷文化渊源厚,诗人节上热搜。效三贤
后乐先忧。云门寿,天道酬,怎不叫人大放歌喉?

热烈祝贺第五届中华诗人大赛

在青州召开

◎刘清华

鹿鸣五度聚山宾,海岱旌招复采芹。
自此云门春不锁,东风只候咏诗人。

[中吕·普天乐]

贺第五届

中华诗人大赛开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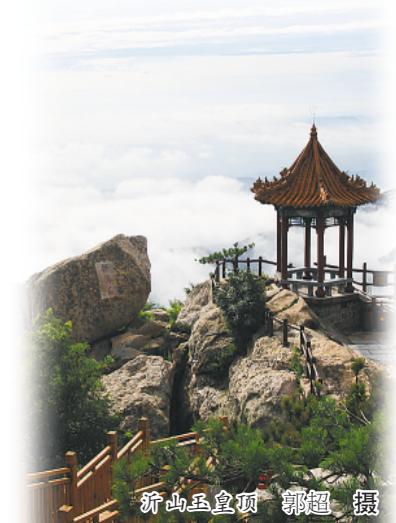
◎刘汉泽

雨催花,风吹柳,斑斓山水,春满青州。
微笑佛,醇香酒,远眺云门摩崖寿,看
诗人,再展风流。婉约海棠,易安居士,穿
越赓酬。

沂山

◎薛良富

自是山灵气所钟,九重殿宇近天宫。
松摇云影峰碧,鸟语泉声壑壑通。
处处林间吟雅韵,层层谷底醉朦胧。
沂川大地美如画,芸萃群邑万古丰。



沂山玉皇顶 郭超 摄



情寄黄谷觅仙子

◎王乐成

每当杏粉桃红时节,天色微明,有一溜马儿,沿临朐县北黄谷村北马鞍山南坡杏林小径,迤逦而出,穿过石巷,踏上石桥,来到村中黄花溪,埋首痛饮一番。稍有人声,头马仰首轻嘶,甩甩水珠,回首扬蹄,率众一溜烟儿回山而去。早起的黄谷人,朦胧里,仅看到石板路上,留下杂乱的马蹄印,是幻觉,是梦境?几辈人都说不清……

今春头一夜喜雨,敲醒了黄谷人。春雨贵如油,勤劳的北黄谷人,推了粪车,扛了锄镢,披着晨曦,走向山坡地。忽而,一匹矫健的白马,驮着蓝衣王子,披霞东来,穿村飞奔而过,驻足于村头青崖顶下的喜泉。饱饮甘冽的泉水,马儿仰首嘶鸣,尔后,驮着王子,循着金色连翘花簇拥的黄花溪,悠然而下。树上杏花红苞初绽,地上野菜花芬芳。汨汨东下的溪水,映着霞光,清亮欢畅。

高大的白马和潇洒的王子,走过李家大院的高高石墙,擦肩张家大院巍然的门楼,肖家大院跑出娃儿追撵,招来王家大院梳妆妹妹的翘首张望。古老苍劲的槐树下,王子仰望思索,似乎在翻阅山村厚重的史册;进士刘青源嫁女的石绣楼前,王子勒马逡巡,仿佛在追寻绣楼里的绣红映霞,在聆听琴瑟和谐的弹唱,在捕捉那缠绕着婚嫁谜团的悠远神韵……

清脆的蹄声,粘满湿漉漉花香的蹄声,惊醒了石井,摇醒了石碾,敲醒了石巷,惊动了整个山村,欣喜了山村的父老乡亲。

早上散步的耄耋老人们,聚拢村头,悄声议论着,猜测着。总之,这突如其来如白驹王子,仿佛一声春雷,犹如一道闪电,打开了封存百年的神秘传说:马鞍山的神马,终于走出了梦境,闯出了幻觉,蓦然定格在了村子光滑流畅的石街之上。

欣喜激动的老人们,诚邀白马王子进家,喝口热茶,吃顿热饭。忽然,远远的村东杏花岭上,飘来铿锵激越的锣鼓声。白马王子向慈祥和善的老人们连鞠三躬,上马扬鞭,飞奔而去,留下一串清脆的蹄声。

尽管天阴,冷风瑟瑟,可杏花岭上,早已人头涌动,鼓乐震响。那彪悍的白马像打了兴奋剂,驮着蓝衣王子撒欢杏林间。马儿激起的喜风,羞红了串串灯笼,笑绽了满树花苞,踏落的花瓣给白马贴上红梅点点。

一阵悠扬的乐曲奏响,白马和王子伫立于杏岭。岭半腰上,古杏树下,一派喜庆。山杏花的高端大戏拉开了幕布……随着如潮的掌声,伴着激越的乐曲,黄、白、黝黑不同面庞闪烁的激动目光里,靓丽的“齐鲁嵩山杏花仙子”款款闪亮登场。

看,马儿来了!刹那间,白马王子翩然而至。一阵卷着花香的风儿旋过,但见杏花仙子飘然上马,与白马和王子飞奔而去,乍现的阳光下,白马王子和杏花仙子,飞驰成一缕白雾,飞向东南,奔向巍峨的嵩山……

哦,新鲜而又煦暖的阳光下,他们是迎接花仙子去了。姗姗来迟的桃花仙子,此刻,正端坐嵩山湖畔,临湖梳妆打扮着呢!

光影潍坊

摄影:常方方
拍摄地点:高密市南湖植物园



围炉煮茶

寻一处镶着云影的泽畔

◎牛钟顺

明生暗长。这段时间里,我写下了近二百篇书评文稿和散文,作为主编之一或独立完成出版了数本文集,由此成为了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和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。

有人说小时候盼长大,长大后盼退休。的确如此,在拥有四十余年工龄后,终于迎来了退休后的闲适时光。在陪伴娘的日子,里依然坚持笔耕,见缝插针写下了二十万余字,并大都发表于全国各文学报刊和权威网络媒体。于是再出本书的愿望就一直萦绕于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这一愿望逐渐长成了一棵树,这棵树眼见其枝杈横斜,一副以供他人特别是后来人摧折抑或攀援的样子,而他们两位的这些话语,也同样给了我能够“固执己见”的支撑和鼓励——

毕淑敏女士说,所有的商品和文字相比,都是速朽的。对于现世人,我们注重物质。对于久远,人们更注重精神。它不仅仅是富裕的精力有所附丽,主要是精神有了种舒展自如的安置和发挥,感受到人生的美好真谛。一个人的魅力,往往在他退休后看得更清楚。属于职务的光环被岁月褪去,属于个人的精神光芒焕发出来。这个过程对有的人是苦闷,对有的人是新生。

梁晓声先生说,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之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。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,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,人

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伙伴,而那正是他自己。自己与自己交谈,哪怕仅仅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,他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。如果居然还侥幸有笔有足够的纸,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意外的花朵。

深以为然,深以为然啊。

还有他们,还有这些诗意的文字:钟顺先生,这诗歌穿越无垠的时间和空间,仿佛是对您心灵和文字的贴切呈现——热爱时间,思念母亲,静悄悄地做人,像早晨一样清白——著名作家暨文艺评论家李一鸣先生送上的深情祝福;《云影泽畔》是一部文质兼美的散文集,传达的是人类向善、向美的终极追求。其中的文字多是淡淡的叙述,却充盈着丰沛的诗意和饱满的情愫,流动着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感知——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先生给予的鞭策鼓励;一个称职的作家,总会在作品中袒露出自己的灵魂。一部优秀的作品,总会鉴照出作家本真的自我。牛钟顺先生和他的文集《云影泽畔》,就是这样的作家和作品——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先生送上的褒奖赞许;孙犁先生说过,彩云流散了,留在记忆里仍是彩云;莺歌远去了,留在耳边还是莺歌。我从《云影泽畔》的眼瞳深处,看到的是一些别处所没有的东西。即使在萧条的枝头上,

也能听到花开的声音——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侯健飞先生给予的教诲希冀。

深动我心,深动我心啊。

他们热情洋溢的话语,他们对一位文学逐梦人的错爱和厚爱,像久旱的甘霖,滋润着一个文学逐梦人亟待滋润的心田;像鼓荡的春风,漾满着一个文学逐梦人前行路上亟待丰满的风帆,从而亦使一本小书的诗意本真与卓越追求有了归宿和寄托,使其得以具有足可熠熠生辉的元素而格外壮阔、丰富和灵动起来。

现在的我,已在渐渐走向暮年,走向终老,可迎春花,依然是年年开放,依然是开得鲜艳,依然是美艳。但德英先生在“书”中所描述的样子而没有丁点儿改变,依然在迎接每一个春天的到来。于是,这个村庄尤其是拥有一棵树一株株花开的这个小院,对我来说就是海桑《你自己来吧》诗中的云影泽畔吧:

你的青春你的梦想这两片花翅膀呀
已经没有春天了,头发都白了
去找个镶着云影的泽畔,你坐下来
梳理你清水中的一生吧
再问问那树梢的月亮到底是谁家的
女儿
漂漂亮亮,选定在哪个日子出嫁
.....